

“我心里有几十只小鹿呢！”

不过是几个月前，还在疫情之中向傅聪傅敏分别致候，得知他们安好，心头放下大石。谁知道事情竟然会如此逆转？

四十年的友情，像一棵繁茂的绿树，怎么就这样突然枝断叶萎，令人神伤！回忆1980年农历大年初一，我因为要研究傅雷，从巴黎渡海到伦敦去拜访傅氏昆仲，当时慑于傅聪的盛名，不免紧张，对他的了解也不够，只知道他是名闻遐迩的钢琴家，还以为他早年去国，也许跟父亲没有那么近，直至后来阅读了傅雷写给他的许多书信，才开始了解父子之间的似海亲情，傅雷对傅聪的期许之深，爱护之切，的确世上难见！一封封信经前苏联辗转寄到英国，书传万里，载满了几许关怀与思念！这批家书，包括傅雷写给当年儿媳Zamira的英法文信，承蒙傅氏兄弟对我信任，相识不久就嘱我把这些信件翻译为中文。

1982年初，傅聪来港，因为翻译傅雷家书的事来电相约，我们在他半岛的房间见面。交代完要办的事之后，他的话就滔滔不绝而出，记得他含笑说：“你上次来我家，留下了一顶黑色的Beret，帽子一时不见了，一时又出现了！”说得那么随意，就像是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，使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。他一旦说起了头，就一直说下去，我根本不需插嘴，而绝无冷场。艺术家的热情，爽朗，纯真，不矫揉造作，直叫人暖透心底。虽然是第二次见面，他却跟我吐露了许多肺腑之言，大概有真性情的人，不再受拘于虚



上图：1991年10月29日，傅聪参观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“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展览会”。

伪的客套，更无需在世俗的外围兜圈子，在适当的时地，三言两语，就可以直扣胸臆，触动心弦的。

这以后，傅聪多次来港演奏，每次他必定为我留票，相约晤面。记得一次又一次听完演奏后，去后台找他，总见到他换好唐装，点上烟斗，一个人静静坐着，默默思量，脸上的汗水涔涔流下。我曾经问过：“你每次上台演奏，会不会紧张？”“当然会啊！人家说心里小鹿乱撞？我心里有几十只小鹿呢！”多年后，我看到别人对他的访谈，他说：“每一次音乐会，对我来讲，都是从容就义”。试想一个毕生奉献音乐的虔诚信徒，每日练琴十小时以上，深信自己“一日不练琴，观众就会知道”的钢琴家，数十年来演奏过千百次的老手，居然把每次上台，当作一次“从容就义”，而不期然透显出一股悲壮的激情，怎不使人听了既叹服又心疼？不但如此，每次演奏后，尽管观众反应

热烈，如痴如醉，问傅聪自己，他总是眉头深锁，长叹一声，几乎没有一次感到满意的。

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

傅聪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，对于音乐，他极为谦卑，自甘为奴，以勤和真来悉心侍奉。他一辈子的生涯，就处于勤奋不懈、永远追求的状态，活得十分辛苦。在家里，他像是个中古世纪的修道士，常想躲在一隅，专注音乐，不问世事，偏偏又古道热肠，对世态炎凉感触良多，对真理永远执着，难以排遣；在途中，他又像个摩顶放踵的苦行僧，每次演出，往往在演奏前一天才到达当地，行囊未放，已经急不及待去练琴了；演出当天，继续练琴，上台前不吃晚饭，演出后精疲力尽；第三天又匆匆踏上征途，从来没有时间去游览或松弛。这样的日程，